

辞书出版十年回顾

詹德优 陶 晖 贺剑锋

辞书是人们读书治学、工作生活最常用的工具书。英国朗曼公司曾对辞书市场进行过调查,惊奇地发现辞书打入人们家庭的程度不亚于电视机,90%以上的家庭至少备有一本词典。这个百分率高于其它任何图书,而且平均每年有10%的人重新购买词典。我们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也曾对读者使用工具书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对象是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读者,包括从20岁以下到70岁以上的教师、科研人员、干部、学生和工人。从回收的700份答卷中发现有615份“经常使用”字典词典,占87.9%。如果加上18份“不常用”(但用过),则高达90%。这个百分率明显高于其它类型工具书,而且与朗曼公司的调查结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我们还调查了图书情报单位收藏工具书的情况,结果是:有答案的62个大小不同的图书情报单位,收藏100册以上字典词典(外文字典词典除外)的达到44个单位,占调查单位的71%。这个百分率也高于对其它类型工具书的收藏。

辞书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主要由于辞书荟萃了人类社会的知识,是高密度、大容量的知识库,具有很强的解疑释惑的功用。少年儿童用它启蒙知识,青年一代以它为入门进阶的梯级,工人靠它解决生活生产中的难题,学者使用它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当然,辞书的普及,还应归功于辞书编纂与研究事业的发展。

1979年至1988年十年,是辞书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十年,也是辞书编纂硕果累累的十年。

辞书对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辞书的编纂和出版。早在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全国学者、专家在广州召开了辞书编纂规划会议。会上决定组织人力编纂出版160种中外文语文词典,其中包括《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1978年国务院又决定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连同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早已着手的《辞海》、《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编纂工作,整个辞书出版业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除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各种中外文语文辞书和人名、地名等专科辞书外,专门的辞书出版社相继诞生。197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原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基础上宣告成立。几乎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也破天荒宣告成立。1985年,又出现了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成立了湖北辞书出版社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等。其他一些综合性和专科性出版社,也普遍出版辞书,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汉大辞典》,等等。

辞书出版事业的活跃,促进了辞书编纂队伍的组成和辞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队伍和《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编纂队伍为骨干,辞书编纂队伍迅速组成和扩大。仅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工作的学者、专家、教授、研究人员就不少于1500人,全部撰写工作参加者将近2万人。探讨辞书编纂理论和方法的论著象雨后春笋般涌现。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辞书研究》和“辞

书研究丛书”，为我国辞书学的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黄建华的《词典论》、陈原的《辞书和信息》等书，对辞书学的理论和实践、宏观和微观，都作了较深入的论述。胡明扬等的《词典学概论》、陈炳迅的《辞书概要》是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专业教材。四川人民出版社词典编辑室编辑出版的《词典研究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学论文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词书论丛》、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字的源和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丛书”之一的《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市辞书学会编的《辞书论集》等，发表了一系列有见地的论文。赵振铎的《古代辞书史话》、钱剑夫的《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赵诚的《中国古代韵书》、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对古代辞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捷〕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主编的《词典学概论》翻译出版，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辞书论坛。其他论述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词典、百科全书、古代辞书、汉语工具书排检法的文章数以千计，盛况空前。辞书研究室在一些高等学校相继出现，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湖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黑龙江大学等先后招收了辞书学方向的研究生。

辞书编纂队伍的组成和辞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辞书的编纂和出版，各类型各语种的辞书纷纷问世。根据我们的普查，1979年至1988年（至1988年6月），我国共出版中外文辞书3226种。而据估计，我国自古至今（止于1980年）所出词典约计只有两千种。如果把这个数字减去我们统计的1979年149种，1980年183种，那么就只有约1700种了。可见，近十年出版的辞书，几乎等于历史上所出辞书的2倍，成绩斐然，而且呈逐年增长的势头（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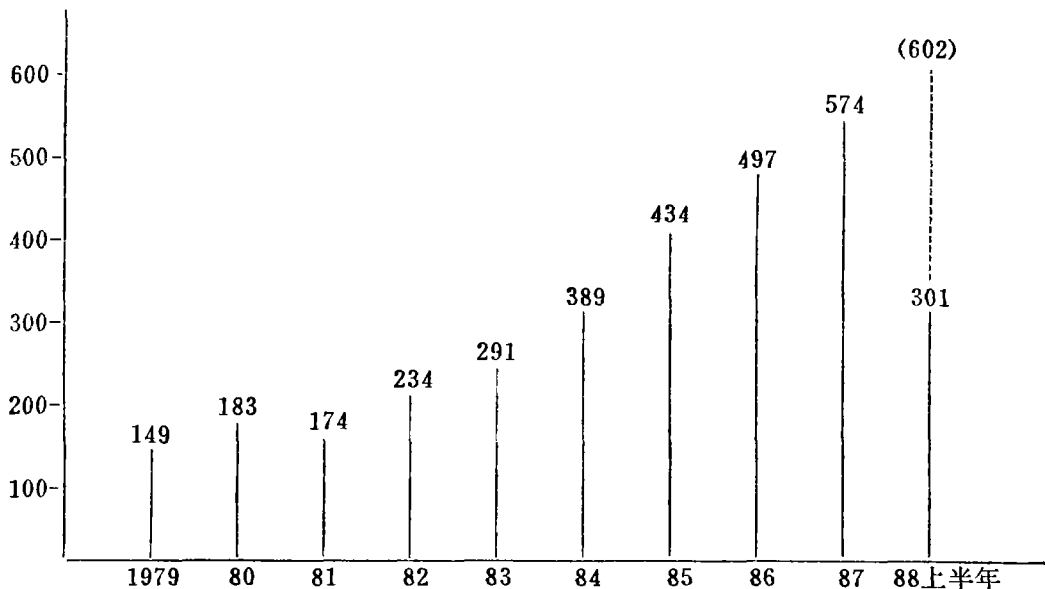


表1 (1979~1988年辞书出版年度统计比较表)

十年来，由于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联系的加强，各种专科性辞书和语文性辞书有较大的发展（见表2、表3）。

专科性辞书涉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哲学、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总论、数理科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理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等各个学科门类和多种语种。其中社科方面的经济、人物等学科门类的辞书，数量特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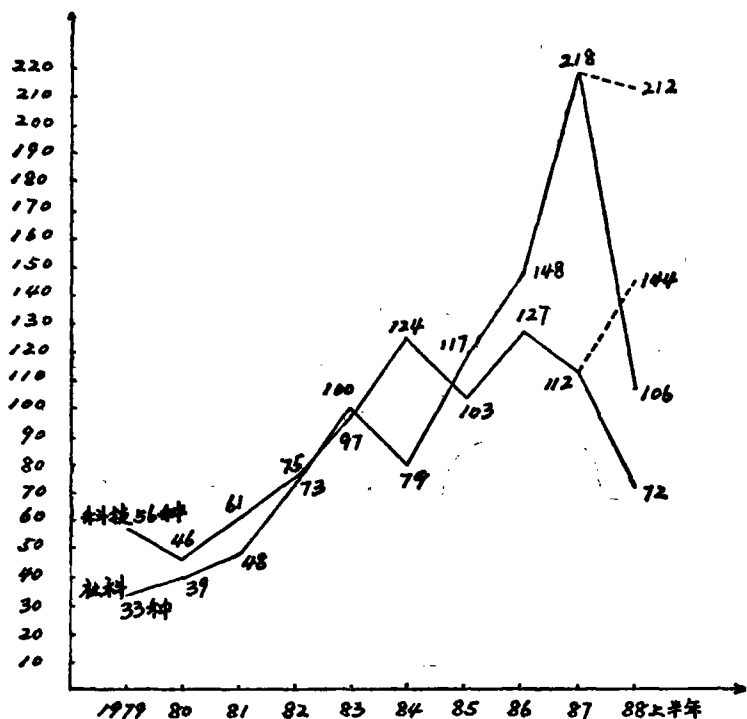


表 2 (1979~1988 年专科性辞书(社科、科技)出版年度统计比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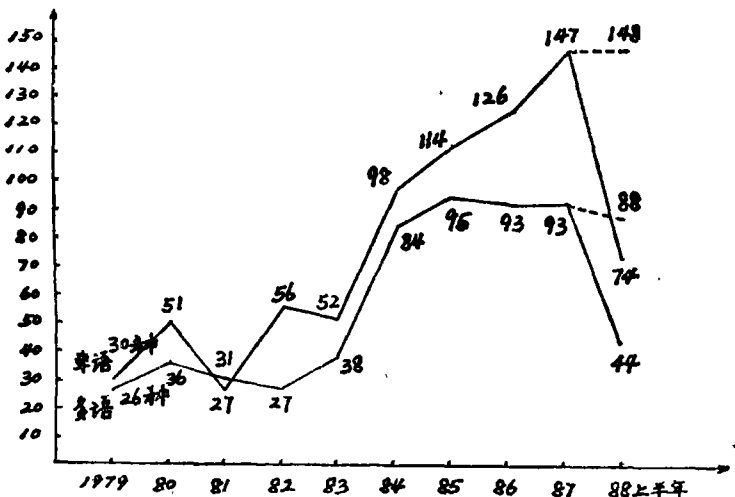


表 3 (1979~1988 年语文性辞书(单语、多语)出版年度统计比较表)

而且出版了崭新的文艺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中国历代诗歌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红楼梦鉴赏辞典》、《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中国书画鉴赏辞典》等。还出版了诸如《中国象棋词典》、《国际象棋词典》、《中国名胜词典》、《世界名胜词典》、《集邮图鉴》、《音乐欣赏手册》、《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辞典》、《婚姻家庭大辞典》等面向生活的词典。科技方面的自动化技术、计算技术、新技术、环境科学等学科门类的辞书,填补了空缺。

语文性辞书中,在汉语解释性词典大量出版的同时,汉语辨析性、资料性词典也纷纷问

世。有辨析字、词形音义的《常用形似字辨析》、《多音多义字汇释》、《常用同音异义词》、《现代汉语词义辨析》、《常用词用法例解》、《简明同义词典》、《同义词辨析》、《常用同义词辨析》、《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简明类语词典》、《反义词例释》、《成语辨析》等；有提供名言佳句、诗歌韵脚的《名言大观》、《世界名句辞典》、《写作辞林》、《文学描写辞典》、《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同义词词林》、《现代诗韵》、《诗韵新编》、《新诗韵》等。少数民族语及少数民族语、外语与汉语对照语文词典，在语种和数量上有很大增长。除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苗语等语文词典外，还出版了较少见的少数民族语种语文词典，如《东乡语词汇》、《鄂温克语词汇》、《景颇成语》（景汉对照）、《傣语成语》、《彝族格言》、《达汉小词典》、《佤汉简明词典》、《汉、傣、景颇日常用语对照手册》等。中外文对照语文词典，除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外，还出版了《波斯语汉语词典》、《简明汉朝词典》、《世界语中文大辞典》、《汉世小词典》等各语种语文词典。

这十年，百科性辞书成绩卓著。其中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填补了空白，如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译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技术百科全书》、《苏联哲学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少年百科全书》等。此外，《辞海》、《哲学大辞典》、《经济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中国名胜词典》、《物理学辞典》、《地质辞典》、《中医大辞典》、《医学小百科》、《中药大辞典》、《船舶名词术语》、《水运技术词典》、《航空工业技术词典》及翻译的《苏联百科辞典》、《少年科技百科词典》等实为小型百科全书的大型辞典相继问世，遐迩闻名。

十年的辞书出版业造就了一批著名的辞书出版单位，如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出版的辞书分别在一百种以上。五十种（卷）上下至近百种的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辽宁人民出版社等。此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医药卫生类辞典，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航空航天类词典，都很有成绩。

其中上海辞书出版社从1984年“月出一典”到1987年“月出两典”，十年出版辞书近200种、3700多万部，与海外合作出版的项目有40多项。《辞海》（1979年修订本）早已饮誉海内外，三卷本、缩印本印行了350万部，各学科分册印行了1000多万册。其1989年新版本内容更全面、资料更完备，将更受世人瞩目。该社还出版了《经济大辞典》、《哲学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名胜词典》及《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国古代名句辞典》等著名大型辞典，并正加速《世界历史大辞典》、《中国文学大辞典》、《外国文学大辞典》、《法学大辞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这些大型辞书具有知识密集、信息量大的特点，在文化积累和学术上有特殊的价值。上海辞书社还开了出版鉴赏辞典的先例，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等都很有特色。此外，出版了一批面向生活、读者面广，知识性、实用性、科学性兼备的专科词典。该社还编辑出版了全国唯一的辞书学专业刊物《辞书研究》和“辞书研究丛书”，对辞书学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不可否认，十年来在辞书出版的成绩后面，还隐藏着某些缺点和问题。其一，重复出版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少多余的辞书充斥书店，泛滥成灾。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仅汉语成语词典就出版了86种，中小学语文词语手册更高达149种之多。谁也无法统计，这些知识载体里究竟夹杂着多少重复的信息和辗转相抄的条文，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又如，《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一书，就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

旅游教育出版社和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如此重复出版,究竟是不谋而合、“选题保密”出现“撞车”,还是有意“竞争”,很值得研究。

其二,粗制滥造的现象也非常严重,不少辞书是“效颦之作”,谬误百出。例如,某本历史人物辞典,约有三分之一的条文抄自《辞海》,有些地方甚至抄得一字不漏;某本新法编排的词典,其内容也抄自《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和《辞海》等辞书;某本198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辞典》与1982年出版的《英汉图书馆学词典》,几乎一模一样。又例如,某本外语新难词词典,不仅校对草率,使人读来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而且翻译也经不起推敲。凡此种种,读者反映非常强烈,或嗤之以鼻,或投诉于报刊,应引起出版部门的注意,以改进组稿和审稿工作。

附录:“1979~1988年辞书出版统计表”

年 别 度	语 文 性 辞 书		专 科 性 辞 书				百 科 性 辞 书 (含 百 科 全 书)				年 度 小 计
	单 语	多 语	社 科		科 技		小 型		大 型		
			单 语	多 语	单 语	多 语	专 科	综 合	专 科	综 合	
1979	30	26	28	5	23	33	2	1	1		149
1980	51	36	32	7	11	35	9		1	1	183
1981	27	31	41	7	15	46	7				174
1982	56	27	57	16	27	48	2		1		234
1983	52	38	88	12	26	71	3	1			291
1984	98	84	66	13	42	82	4				389
1985	114	95	95	22	39	64	4			1	434
1986	126	93	131	17	45	82	2	1			497
1987	147	93	197	21	38	74	4				574
1988 (上半年)	74	44	90	16	42	30	4	1			301
合 计	775	567	825	136	308	565	41	4	3	2	3226

参考文献:

- ① 《全国新书目》,中国版本图书馆《全国新书目》编辑部编辑,1979~1989年出版。
- ② 《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中国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 ③ 《国内工具书指南·辞书部分》,上海交通大学辞典编辑部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 ④ 汪耀楠:《中国词典学的产生和发展》,载《辞书研究》1988年第4期。

(本文责任编辑 何天齐)